

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

下
册

1

责任编辑：张振邦

封面设计：王祖珍

封面题签：李延涛

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

下 册

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 编选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华街17号)

哈尔滨市兰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10.1/4 字数 230,000

1982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：7093·982 定价：1.85 元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- 《黎明的河边》……………凌 青 (1)
《百合花》……………茹志鹃 (34)
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……………马 烽 (44)
《李顺大造屋》……………高晓声 (61)
《春之声》……………王 蒙 (83)
《内当家》……………王润滋 (96)

中篇小说

- 《人到中年》……………谌 容 (116)
《高山下的花环》……………李存葆 (207)
-

短篇小说

黎明的河边

峻 青

—

那是一九四七年的秋天，向胶东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匪军，已经窜进了半岛的中心。昌潍平原沦为敌后，还乡团的匪徒们到处疯狂地倒算、杀人。我们的区县机关，都改编成武工队的形式，大家拿起枪来，就地坚持斗争。那时候，我在西海军分区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概是十点多钟吧，政治处张主任派人叫我，到了他的屋里以后，我看见他站在黑洞洞的窗下，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出神。昏暗的灯光，照见了他的军帽下边的几丝白发，脸色显得异常阴沉。我的心里一动：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吧？他看见了我，默默地点了点头说：

“河东的情况你听说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。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第一武工队垮啦！”他的声音非常低沉。“马汉东和刘均都牺牲了！”

啊！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惊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第一武工队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一支武

工队，马汉东和刘均，也都是我多年的老战友，抗战时期，我们一起坚持过海莱边区的游击战争；到昌潍来以后，他们两人就一直坚持在昌邑的南部，昌南的特务一提起马汉东和他的武工队来，都吓得直伸舌头。这次，侵犯胶东的敌人进入昌邑以后，河东地区就变成了敌人的据点和运输线，因此，组织上就把他们俩和第一武工队调到这个重要而艰苦的地区。他们坚持在烟潍公路两侧，打汽车，割电线，袭击还乡团匪徒，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运输线。可是，想不到他们竟然遭受了这么重大的损失，而且是这样的突然。

“叛徒，”张主任愤愤地说。“队伍不纯，出了叛徒，宿营地被敌人包围了，打了整整的一天……队伍垮了。……”张主任的话突然停住了，大口地抽起烟来。他抽了一支又抽一支，一直沉默地抽了很久，望着窗外。最后，突然转回身来，提高了声音说：“老姚，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河东去，接替老马，担任第一武工队长，老杨给你当助手，连夜出发，赶快去把队伍整顿起来，继续坚持斗争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说罢，一双深沉的眼睛，就紧紧地盯着我，显出了无限信任和希望的神情。

我能有什么意见呢？当前的情况异常清楚地摆在面前：河东地区一定要坚持，第一武工队一定要整顿恢复，斗争一定要继续。党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时候，把这样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担放在我的身上，是表示了多么大的信任啊！为了报答党对我的信任，为了给我的老战友报仇，为了拯救河东区正在遭受着敌人蹂躏的老百姓，前面就是刀山，是火海，我也决不退缩！

和张主任紧紧地握过手之后，我出来找着了老杨，立刻就向河东出发了。那时候，我们的机关住在昌邑的西部永安一带，到河东去，当中要经过一段匪军据点密集和还乡团统治严密的地区，这一段地区大约有四十多里路，只能在夜间

插过去，白天根本不能通行。因此，我们决定加紧赶奔，争取天亮以前，渡过潍河，只要到了河东岸，白天就可以活动了。可是这一段路，我和老杨都不太熟，天又阴得象水盆一样，乌沉沉的不见一颗星星，看样子大雨很快地就要来了。在平原上；大雨中走夜路，就是熟路也常常会迷失方向，如果当真迷失方向，天明以前赶不到潍河东岸去，那就糟了。因此，我们决定找一个向导。司令部侦通队李队长说，交通班的同志们经常到河东去联络，这一段路他们很熟，可是现在他们都出发了，只剩下一个小鬼在屋里，于是，他就去把那个小鬼叫来了。

他长得很矮，看样子顶多也不过十八岁。圆脸，大眼睛，下巴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，显然是子弹掠过时所留下的纪念。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是一个新兵了。一看见我们，他把冲锋枪往胸前一立，很熟练地行了一个军礼，就站在一旁，似乎有点羞怯地打量着我和老杨。

“小陈，”李队长爱抚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，“这位是姚队长，这位是杨副队长。他们俩今夜要到河东去，带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要负责把他们送到。”

“是！”小陈答应得又响亮又坚决。

看着他那矮小的背影，我不禁犹豫起来了，心想：他还是一个小孩哩，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向导？

李队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哈哈地笑着说：

“放心吧，老姚，他是交通班的骨干呢，你可别看他小；至于路，那更不用耽心，他的家就在潍河西岸，他爹他娘都是党员，他们一定能把你们送过河去。”

二

我们三人顺着田间的小路向东行进。

旷野里一片黑暗，天地溶合在一起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辽阔的平原上，没有一星灯光。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。然而，雷却在西北方向隆隆地滚动着，好象被那密密层层浓云紧紧地围住挣扎不出来似的，声音沉闷而又迟钝。闪电，在辽远的西北天空里，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上，呼啦呼啦地燃烧着。闷热，热得旷野里柳树上的蝉，竟然在半夜里叫了起来，空气中有一股潮湿泥土气味：大雨眼看就要来了。这天气，使我非常着急。因为临走的时候张主任曾一再嘱咐说：三天内一定要把队伍整理好，因为敌人已经从大泽山那面抽回了一个师，要对昌潍后方进行扫荡，如果在扫荡以前不能把队伍整理好，那么扫荡开始以后，地区也就难以坚持了，群众就要遭受更大的摧残，至于牵制敌人配合东线我军作战的目的，那就更谈不到了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在今天夜间渡过潍河去，无论如何，今天一定要过去！

风来了。

先是一阵轻飘飘的微风，从西北的海滩那边沙沙地掠过来，轻轻地翻起了夜行人的衣襟，戏弄着路上枯叶。旷野里响着一片轻微的簌簌声。一会儿，风大了，路旁的高粱狂乱地摇摆着，树上的枯枝哗啦哗啦地断落下来。一阵可怕的啸声，从远远的旷野上响了过来，阴云更低沉了。沉雷似乎已经冲出了乌云的重重包围，咔嚓啦啦象爆炸似的响着，从西北方向滚动过来。

暴风雨来了。

大雨象一片巨大的瀑布，从西北的海滨横扫着昌潍平原，遮天盖地地卷了过来。雷在低低的云层中间轰响着，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。闪电，时而用它那耀眼的蓝光，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，照出了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着的田禾，一

条条金线似的鞭打着大地的雨点和那在大雨中吃力地迈脚步的人影。一刹那间，电光消失了，天地又合成了一体，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了。对面不见人影，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，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嘈音。……

糟糕！越是耽心落雨，雨果然就来了。我们的全身都湿透了，衣服紧贴在身上，冷冰冰地，雨顺着脸往下流，和汗水混合在一起。在这样暴风雨的夜里，走路与其说是用眼找，还不如说用本能感觉到的。如果对地区没有象对自己家门口那样的熟悉，就根本别想继续前进。果然走了一会儿，我和老杨都迷失方向了。我说是向南走，他说是向北走。而小陈却什么都不说，老是沉默地然而却异常坚定地在前面走着。偶尔回过头来招呼一声：

“喂！当心前面是小沟！”

“喂！右转弯，左面是据点。”

我心里想：幸亏有这样一个好向导，要不，那才糟了哩！每当闪电亮起的一刹那，我看见他那矮小的身形在大雨中吃力地走着时，心里就不禁泛滥起一种怜惜和感动的情绪。唉！他还完全是个小孩子哩！

这时候，雨虽然仍旧在哗哗地下着，可是，我的心里已经不再焦躁了。反而觉得应该感谢这场大雨，要不，说不定会遭遇上敌人呢。

说起来可真凑巧，我们正在庆幸大风雨的夜里走路不会遭遇上敌人的时候，却偏偏就遭遇上了敌人。那是走到昌邑城以北不远的地方。转了一个弯，听到前面一阵哗啦哗啦的涉水声，还没来得及躲避，空中就亮起了一阵闪电，一道耀眼的蓝光，照见了前面的一群人影：大约有二三十个还乡团的匪徒，押着十多个村干部，迎面向我们走来。遭遇得竟然

这样突然，当我们看清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了，相隔最多也不过十几步。这时候，他们也看见了我们，双方都惊愕地沉静了片刻，枪就响起来了。

我蹲在地上，黑影中向首匪徒们开了几枪，同时敌人的子弹也贴着我的耳朵飞过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，吆喝声，接着又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从我身边窜过去，其中一个碰到我的身上摔了一个跟头。我夹在人丛中，看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的人，我希望闪电快亮起来，而闪电却偏偏不亮。正在这时，一个人推了我一把，大声地喝道：

“妈的皮，停着干什么？村干部都跑啦！”

我向他开了一枪。立刻轰的一声，我的耳边也响了一枪。到这时候，我才发觉我冲到匪群中来了，于是，我端起快慢机来凶狠地扫射起来。……

三

混乱停止了。

象一阵激烈而短促的暴风雨，情况发生的突然，结束的也干脆。然而这一来，却使我和老杨、小陈失去联系了。借着闪电的蓝光，我环视四周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只有大雨哗哗地倾泻着。

我带着懊恼的心情，照着临出发时我们相互约定好的联络暗号，绕地里拍着巴掌，寻找他们。一直找了大半天，才好不容易的一个一个地找到了他们。这真是万幸！于是，我们又继续向前走去。

这时候，风停了，雨也住了。天依然是黑沉沉地，不见星星。雨后的蛤蟆，张开了大喉咙，咕咕呱呱地直叫，道沟里，庄稼地里，有流水的哗啦哗啦声。

走了一会，忽然走进了一片荒草洼，野草有齐腰深，悉悉索索地扫着我们的胸背，不知什么鸟儿，不时地扑噜一声从脚下飞起来，草梢上闪烁着萤火虫的绿光。……

小陈停住了，愕然地环顾四周呻吟着说：

“噢！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是呀！”老杨说，“怎么走到草洼里来了？你是不是迷失了方向？你说这是向哪面走？”

“我觉着是往正东。”小陈说，“可是向东不经过草洼呀！”

“不对，”老杨火刺刺地说，“这哪里是向东，依我看是向西。”

小陈默默地转了一个圈儿，愁苦地说：

“我现在也不知这是什么方向了。自从遭遇上敌人乱转了一会以后，我也模模糊糊的了。”

糟糕，真的迷失方向了。我心里登时烦恼起来。老杨也在火刺刺地直咕噜：“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啊”！可是这不能怪小陈，在漆黑的平原上，不管你路怎样熟，发生了情况三转两转，什么人也都会转糊涂的。埋怨有什么用呢？

“别忙，”我说，“试试风向雪。”

天偏偏作怪，竟然一点风也没有了。连草梢都不摆动一下。于是，我们又去找树，希望能从树身上摸出方位来。可是，四面都是荒草，哪里也找不到一棵树。有一点亮光也好，也许凭闪电的亮光能认清方位，可是什么亮光也没有，闪电早已熄灭了，雷也不响了。天地连在一起，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象一面巨大的网，把我们罩在洼地里。我急得直抓胸膛，胸口里象塞满了一团乱草似的。又恨不能把身子一挺，探出云外，看一看北斗星的位置。

越是着急，就越是糊涂，又走了好一会，仍然走不出这一片沙沙响着的草地去。

“算了，别乱走啦，”我说，“要是方向不对，倒越走越远了。”

“不走咋办？”老杨烦躁地说。

“等等看吧，大概天快亮了。拂晓时看看我们是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再作决定。也许还有希望，不要着急。”我安慰他，其实也是在安慰自己。因为我心里同样在着急。要知道：我们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游泳啊！这游泳，全凭夜色的掩护，如果万一天亮之前游不出这片地区去，那么，天亮以后，我们就要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眼前了。即使能够侥幸的在这草洼里隐蔽一个白天，可是又谁能够知道：在这一天里，河东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也许敌人的扫荡已经开始了，而我们却被困在这一片草洼里，前进不能，后退不得。糟糕！可是，光着急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，我们只得无可奈何地在草地上坐了下来。焦躁地等待着天明。

水在草底下潺潺地流着，身旁不时地有沙沙声响过，大概是水蛇在草间爬行。蛤蟆在我们的周围，咕咕呱呱地不住气地叫，叫得人心烦。老杨抓起一把泥，恶狠狠地向着蛤蟆叫的地方摔了过去。……

小陈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，一句话不说，好象在想什么心思。突然，鼻子一抽一抽地，啜泣起来了。我知道他很难过，我正要安慰他一下，老杨忽然气愤愤地问道：

“你哭什么？”

小陈没有回答，擦一下鼻涕。

“事情都叫你弄坏了，还有脸哭呢。”老杨大声地说，小陈哭得更厉害了。

我用手触了一触老杨，劝他不要再说下去。因为这并不能完全埋怨小陈，如果不是他的敌人，决不会迷失了方向。再说，他才多大的一个孩子啊！如果没有战争，他也许还在父母的面前撒娇呢！老杨是个好同志，这道理他决不会不知道。可是，他直性子，脾气暴，遇到不顺意的事就好发火，发过之后，很快地也就撒气了。现在，他知道自己的话过火一点，就往草地上一躺说：

“算啦，小陈，别哭啦。睡一下吧，你也累了。”

小陈仍然不吭气，默默地望着天空。天空，仍然是乌沉沉的，不见一点星光。

一会儿，老杨就打起了呼隆呼隆的鼾睡声。可是我一点也睡不着，老是在心烦意乱地想。在过去，我曾经无数次的在敌占区里隐蔽过，也曾经常常被敌人困在一个地方坚持数天数夜。可是，我从来没象今天这样的焦虑和困惑。这决非因为我们当前处境的险恶，而是为了河东。啊！河东，我又想起了马汉东和刘均的死，武工队的溃散，还乡团的猖獗，大泽山敌人的回师“扫荡”……想着想着，脑子也就渐渐地模糊起来了。……

四

朦朦胧胧地刚刚睡着，小陈就推醒了我。

睁开眼睛，旷野里仍然是黑乌乌的，一声长长的嘹亮的鸡叫声，从不远的地方传来。啊！鸡叫了！我看看天，天仍然是阴沉沉地罩满了乌云，可是，有一处地方，已经放出了淡淡的白光。

“队长，”小陈高兴地指着那放白光的地方说，“你看，那是正东。我们走的方向不错。”

“的是，”我点点头说，“那放亮的地方该是正东，可是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小陈摇摇头，因为四周还是黑沉沉的看不清楚。

这时候，蛤蟆的叫声停止了。翻天覆地闹腾了一夜的旷野上，现在显得异常寂静。听得见微风掠过草地的沙沙声，听得见草底下流水的潺潺声，听得见远处的村庄里黄牛的沉闷的叫声和雄鸡的嘹亮的啼声。在这些极细微的声音中，还听得到一种特别巨大的呜呜声，这声音象是响在半天空里，又象是响在地层底下，叫人捉摸不定。

“这是什么响？”我问。

“好象是海啸。”老杨说。

“哪能？离海远着哩。”小陈说，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，突然狂喜地喊道：“大河，队长，咱们是在河边上！”

“啊！真的吗？”我也高兴了。

“哪能这样凑巧，”老杨说“别想好事了。”

“是，一定是，”小陈肯定地说。“我从小就在这大河岸上长大的，我能听出这种声音来，这是河里涨大水。你听，哇——哇——秋水下来就是这么响。”

这时候，大地渐渐地明亮起来了，夜幕的黑影在无声地消散着。周围的青草、人影也越来越清楚了，远处的高梁地、树木、村庄的轮廓也隐隐约约地看得见了。这时，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是走到一个很大的草洼上来了。西面和北面都是村庄，南面是一片黑黝黝的果树林，东面的闪动着一条微微发光的灰白色的长带，象春天好天气的时候飘荡在平原上的气流，那巨大的响声，就从那里传来。

“姚队长！你看，潍河！啊！到底是潍河。”小陈兴奋地说。他转着头向南面望了一下，突然抓着我的胳膊，激

动地喊道“啊呀！姚队长，走到我的家门口上了。你看，南面那片果树林子，我的家就在那里。每次送干部，我们都打这儿走。有时就宿在我家的果树林子里。这儿是咱们秘密渡河的地方，有船藏在河岸上的沙柳丛里。啊！可好了，总算没有走错，没有走错！”说着他那抓着我的胳膊的手，剧烈地颤抖起来了。在黎明的亮光中，我看见他那有着孩子气的面孔，因激动而象火一样的红润起来了。我充分地理解到此刻泛滥在他内心的欢乐，我自己也抑止不住这意外喜悦的激动。老杨更是痛快，他用力地拍着小陈的肩膀，大声地说：

“好！好！小家伙，你真有本事，真有本事！”

“走吧！快走吧，河边上咱们有船，趁天还不太亮快过河！”小陈说着，拉着我们就向河边上跑去。于是我们跑出了草洼，在灰蒙蒙的旷野上，拚命地飞奔起来。我们跑得是那样快，那样的兴奋，一夜间的疲累、焦躁，现在都已忘得干干净净。

可是当我们气喘吁吁地奔到河边的时候，小陈突然惊叫起来：

“啊呀！糟了！”

原来专为黑夜里摆渡我们的人的那只秘密的藏在沙柳丛里的小路，被暴涨的河水冲走了。河水比平时涨大了几倍，原来藏小船的地方，现在已变成了河心，滚滚的大水，东面漫到了二道堤，西面一直冲到了石湾店村西的果林下面，河面足有一里多宽。浪涛一个跟着一个，崩雪似的重叠起来，卷起了巨大的漩涡，狂怒地冲击着堤岸，发出了哇哇的响声。有时候，冲在堤上的浪涛被堤岸挡住了，又向后张回去，和后面新冲上来的浪涛碰在一起，忽隆一声，掀到半天空，然后又象瀑布似的崩泻下来。……

望着这滚滚的大水，我急得直跺脚。

“你会凫水吗？”老杨问我。

我摇摇头。这样的大水，不要说凫，就是看着也叫人心惊胆颤。

“我也不会，”老杨皱皱眉头说。“你呢，小陈？”

“我能凫得过去，可是一个人会凫有什么用呢？附近的船都被敌人搜出来烧了，我们好不容易藏下了这么一条，又被水冲走了。这怎么办？”

于是，我们都望着河水发起怔来了。最后小陈看着我

说：“姚队长，好不好到我家去找找爹爹，他也许能有办法。前几次往东护送干部，都是我爹用船送过去的。”

“那好极了，”我说，“反正我们不能老是在这河边上停着，万一过不去河也得找个地方藏起来呀！”

于是，我们离开了河岸，就往小陈家的果树林里跑去。

五

林子里很静。

大雨过后，树叶比平时更加新绿。快熟了的苹果和山楂，亮光光红嫣嫣地显得非常可爱。带着雨水珠的树叶，在清晨的微风中，一阵摇晃，水珠就象一阵骤雨似的落在松软的沙土上。我们踏着沙地，穿过林间小路，一直向果林的深处走去。走了一会儿，一座四面都围着葡萄和葫芦的密密层层的小屋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接着，就响起了一阵沉雷似的吼声，一只凶猛的大黄狗，气呼呼地向着我们扑过来。但一看见小陈，立即停止了咆哮，狂欢地摇着尾巴，在他的身边撒起欢来。

小陈亲昵地抚摸着黄狗的头，高兴地叫道：

“虎子，虎子！”

小园屋的门吱呀的一声开了，一个有着苍白胡须的老人，从屋里探出身来，眯缝着眼睛，向我们打量了一会，一看见小陈，吃惊地张大了嘴。

“爸爸！”小陈轻轻地喊了一声。

老人机警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，把手一挥，命令地说：

“快进屋去！”

一踏进门槛，屋子里的混乱景象使我吃了一惊。好象被一头牛跑进来乱撞了一番似的，灶上的锅碎了，墙角上的水缸也碎了，橱倒了，围子翻了，满地都是碗片、粮食、乱草、布屑。……

小陈一看，脸色霎时变得苍白，急匆匆地跑到里间屋去，看了一眼，返回身来，异常不安地问道：

“爹，我娘呢？”

老人默然地坐在门槛上，阴沉地低着头，停了好一会，才愤然地说：

“被还乡团捉去啦，还有你兄弟小佳。”

小陈颓然地坐在锅台上，呼吸急促起来了。

什么时候捉去的，老大爷？”老杨着急地问道。

“五天了。”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就告诉我们：这些日子，小陈带着同志们夜间不断地在这里渡河，被叛徒陈兴告了密。前几天，陈家庄的还乡团头子陈老五，把他们一家三口捉到保公所，拷打了一顿，最后，把老头子一个人放了回来，给了他一个任务，叫他回家等着小陈，遇到小陈再带着人从这里走时，就叫老人逼着儿子秘密地把同志们献给还乡团。否则，他就不能赎出一家人的生命。

我一听这消息，心不禁怦怦地跳动起来。老杨望着我，也现出了惊慌的样子。小陈却紧咬着下唇，一声不响，停了一会，突然抬起头来，问道：

“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嘛，我打算去叫你回来。”老头子冷冷地说。

“叫我回来？”小陈吃惊地说。

“嗯！”老头子深深地点着头。“整整五天了，你娘和小佳一直吊在梁头上。我到处去找你也找不到。……”

“找我咋？”小陈打断了老头子的话。

“找你咋？”老头子冷笑一声道。“哼！你说咋？咱这一家三口的命你就不管啦？还有咱庄死了的那二三十口子村干部、军属的仇，你们就不报啦？想当初我答应你去参军的时候，是为的什么来？啊？”老头子越说越激动，苍白的大胡须，一抖一抖地颤动着。责难的眼光，象闪电一样射着我们。到这时候，我才恍然地明白了他的话的意思。小陈会意地看了看我，微笑了一下，忽地抓住了老爹的手，兴奋地说：

“爹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一连去找了你两天，”老头子抚摸着儿子的头，继续地说道：“一点消息也打听不到，实在等不过了，前天天不亮，我就到河东去，想去找马队长，听说他们住在隅庄，哪知还没走到，枪就响了起来，敌人包围了他们。一千多敌人，里三层、外三层地包围得结结实实，连昌邑城的警备四旅都来了，一直打到天黑，马队长和刘队副都牺牲了，听说他们打到最后，子弹打光了，用自己的手榴弹把自己炸死的。我进村的时候，他们的尸体还躺在大街上。唉！好队长啊，以前他常常带着人过河到这边来，现在他完了，武工队也完